

丛书主编 刘志权

叩开一道通往魔域的
神秘之门

莫格街凶杀案



世界经典中篇坊

WORLD CLASSIC

传承文学传统
再塑文学精神

A. Poe

[美] 爱伦·坡 等 著
吴晓晖 等 译

莫格街凶杀案

叩开一道通往魔域的
神秘之门

〔美〕爱伦·坡等 著

吴晓晖等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格街凶杀案 / (美)爱伦·坡等著;吴晓晖等译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1
(世界经典中篇小说坊)
ISBN 978-7-5399-6887-2
I. ①莫… II. ①爱…②吴…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1630 号

书 名	莫格街凶杀案
著 者	[美]爱伦·坡 等
译 者	吴晓晖 等
责 任 编 辑	黄孝阳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8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6887-2
定 价	29.5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001 莫格街凶杀案
[美] 爱伦·坡 著 吴晓晖 译
- 037 妖鼓
[日] 梦野久作 著 沈清清 译
- 093 18点的音乐浴
[日] 海野十三 著 杨慧 译
- 137 懂音乐的狗
[奥] 卡夫卡 著 陈巧丽 译
- 171 科克维尔的节日
[法] 左拉 著 林敏 译
- 207 霍尔斯托梅尔
[俄] 托尔斯泰 著 管鲁 译

莫格街凶杀案

[美] 爱伦·坡 著 吴晓晖 译

海妖塞壬唱的是什么歌？阿喀琉斯藏身于红粉佳人中用的是什么化名？

这些问题虽难回答，但也并非绝对无法猜测。

——托马斯·布朗爵士

人们认为心理特征可以分析，实际上这些特征是分析不清楚的。我们只能在它们的效应中领会其存在。我们知道某种特征若相当优秀活跃，对于其所有者而言，无亚于是最高的快乐。正如壮男以自己的体能为荣，喜欢展示自己的一身肌肉一样，分析家在揭开谜团时也是乐在其中，甚为自豪的。他通过一展所长，解决哪怕最为琐碎的事情，也能获得快乐。他喜欢未解之谜，喜欢奇诡怪谈，喜欢象形文字，并通过解答它们的奥秘而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敏锐”洞见。但对常人来说，这些问题他们即便绞尽脑汁也无力回答。分析家解决问题的方法，从本质上讲，完全是凭靠天赋直觉的。

分析家的分析能力很可能是受益于数学学习，特别是数学中最为尖端的分支——解析学（只因此学具有逆算推理之性质）。然而，计算却并非分析。比如说，一位棋手做计算时不一定做分析，做分析时也不一定做计算。同理，人们也常常误解下棋对心智个性的影

响。我并非要就此写篇论文，只是把一些随想记录下来，充作一篇故事简短的开场白。我想借此机会提出一种看法：对于思考能力较强的人，下普通的十五子棋要比下复杂的国际象棋更有发挥余地。国际象棋的每一个棋子的步法都各自不同，活动方式特异，还各有丰富而多变的价值定位。由于它稍微复杂了些，人们便以为它非常深奥（这是一种常见的错误看法）。下这种棋需要全神贯注。如果稍有不慎，便会先失一城，乃至全军覆灭。国际象棋的招式不仅五花八门，而且极为复杂，哪怕一个小失误，也会功亏一篑。赢家之所以得胜，十有八九是因为下棋时全神贯注，而不是因为他思绪敏锐。而十五子棋则恰恰相反，它的棋路单一无变，大大减少了疏忽的可能性，于是下十五子棋就不必那么专注。鹿死谁手，就全看谁的思维更加敏锐了。说得再具体些，假设在一盘十五子棋的残局中，只剩下了四个子，这时棋手当然不会有所疏忽。如果双方棋艺势均力敌，那么胜利就只能靠“杀招”来决定，而这一招便是高度发挥智慧的结果。在身无一物的情况下，分析家会完全换位思考，预计对手的所思所想，他们常常一眼就能看透对手所用的方法（这些方法有时确实是简单得出奇），从而引诱对手犯错，或是误算。

人们一向认为惠斯特牌对人的计算能力有不小影响，那些最为聪明的人都喜欢玩这种牌，而不屑玩国际象棋，认为它过于简单。毫无疑问，再没有别的棋牌类游戏像惠斯特一样需要那么高的分析力。普天之下，最好的国际象棋手也许只能是一个国际象棋手，但是他若精通惠斯特牌，则表明这个人足以在一切更为重大的斗智活动中拔得头筹。我所说的精通，是指对该游戏驾轻就熟，并能够因地制宜，利用所有资源获得优势。这种精通不仅是全方位的，而且是多层次的，潜伏于常人不可触及的脑海深处。如果你用心观察，就能够清晰记忆，因此，一个专注投入的国际象棋棋手来玩惠斯特

牌也能玩得很好。而且霍伊尔规则(仅仅基于牌类游戏的技巧)可算是很全面,并且大体上来说也很好懂的。因此,只要记性好,并遵从规则行事,就不难打出一手好牌。但是分析家的技巧却远在规则之外。他默默地观察、推理,也许他的同伴和对手也会这样做。他们所获情报的多少主要是基于观察的细致程度,而不在于推理的正确与否。他要懂得应该去观察什么。我们的这位牌手绝不会自我设限,也不会因为专注于打牌而不去推理外部的事情。他会留意搭档的脸色,仔细地与每一个对手的脸色进行比较。他琢磨每个人手里分配卡牌的模式,从握牌人看王牌和大牌时的目光来判断此人抓到了什么王牌和大牌。他留神察看打牌时每个人面上的表情,把每一丝自信、惊奇、胜利或懊悔当做深入推理的素材。他还从收牌者的态度上来揣测此人是否能收下一副牌。他从某人把牌甩在桌上的神色,来判断他这番虚张声势到底有何打算。一句漫不经心或粗心大意的话,一张不小心掉下来或翻过面的牌,还有想要掩饰牌面暴露时的焦虑,或任其暴露时的无所谓,按排列次序计算墩数的方式,困窘、犹豫、急切或忧虑——这些都被他用直觉所捕捉,加以思辨,从而引导他看透真实。玩过头两三圈之后,他就能洞悉谁手里有什么牌,然后便极有把握地出起牌来,好像别人都把牌摊开给他看着似的。

分析能力不应与单纯的机智混为一谈,擅长分析的人必然是机智的,可机智的人往往未必擅长分析。能够体现出机智的那种联想能力或者归纳能力(颅相学家们将其错误地归于一类,认为这是一种原始的官能),常常在一些几近白痴的人身上出现,这一点引起了心理学家的普遍关注。其实,机智与分析能力之间差了十万八千里,这种差异比幻想与想象之间的差异更大,只不过这两对概念有许多特征非常相似罢了。不难发现,事实上,机智的人必然充满幻

想，而真正善于想象的人也绝对擅长分析。

下面的故事会告诉读者们，前面我说过的观点是如何成真的。

18××年春夏之间，我旅居巴黎，认识了一位名叫奥古斯特·迪邦的人。这位青年绅士的出身十分高贵，可以说是出自名门望族，但是由于遭遇种种不幸，使他沦落得一贫如洗。人一贫穷，志气便短，他既无法东山再起，也无意光耀门庭。幸好他的债权人对他还算客气，给他留下一点祖产，他就靠着这一小笔财产的收入紧巴巴地过日子。他的钱都用来购置生活必需品，当然不会有盈余。书籍就是他唯一的奢侈品，而在巴黎要入手书籍还是挺容易的。

我与他的第一次邂逅是在蒙马特街的一家偏僻的图书馆里，我俩凑巧都在寻找同一份很不寻常的珍本，于是便交流起来了。此后我俩时不时碰面，他以法国人谈到自己时特有的坦率向我讲述了他家的历史，引起了我极大兴趣。他阅读量之大，阅读书籍之广泛，也让我大吃一惊。尤其是他狂野的激情与丰富的想象力，也让我的灵魂为之沸腾。当时我在巴黎寻找素材，觉得这样一个奇人的生活对我将会是无价之宝，便坦率地告诉他我的想法。最后我们商量好，在我旅居巴黎的这段日子里一起同住，因为我手头比他要来得宽裕些，他便同意由我来挑房子、搞装修，把房子布置成我俩都中意的低调风格。我们租的是一幢年代古远、风格奇异的大宅子，位于偏僻荒凉的圣日耳曼区，由于迷信说这儿不吉利，这幢房子已经久无人迹了。

如果有人知道我俩在此的日常生活，一定会把我们当成疯子，只不过是天性驯良，对人无害的疯子罢了。我们与外界隔离得滴水不漏，也不接待任何访客。说实话，我没对任何熟人透露我们目前休憩的这个住所，而迪邦在巴黎也有好几年不与任何人交往了。这就是我们的生存方式。

我的朋友有一种怪癖(我也找不到其他词来形容),那就是发自天性地珍爱黑夜。而我也不知不觉地染上了这个癖好,就像我也学到了他的其他癖性一样。我放弃思考,和他一同沉浸于幻想,彻底不管身外一切琐事。这神圣的幽暗并非一直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却能做出种种布置,假装黑夜仍然于此逗留。在第一个早晨,我们把这栋老房子里所有脏兮兮的百叶窗都关得严严实实,点上几根香气浓郁的蜡烛,让房间里亮起鬼火似的微微光芒。借着这些安排,我们沉湎于梦境之中——看书、写作、交谈,直到钟声提醒我们真正的黑夜已经降临。然后我们手挽着手走到街上,继续白天的话题,或者漫无目的地闲晃到深夜,走得又远又广,在这人潮汹涌的城市里,狂放不羁的灯光下和阴影中,享受着静静观察众生的快感。

就是在这种时候,我不禁发现迪邦有着极强的分析能力,使我好生钦佩。不过从他那丰富的想象力来看,这也算是意料之中。他也迫不及待地以运用这种分析能力为乐,虽并不是有意显摆,他也毫不掩饰自己分析到点子上时的喜悦。他常低声咯咯笑着对我夸下海口说,在他看来,大部分人们的胸口都有一个可以窥探的窗户,接着他便举出一些惊人而直接的证据,来说明他是怎么靠着这种方法来了解我的思绪。每到这时,他就变得态度冷淡、一脸放空、面无表情、就连他那平时很圆润悦耳的男高音也尖锐了起来,说起话来带着颤音。要不是他话音坚定慎重,听他说话的人还真会以为他在使什么脾气呢。每当我看到他陷入这种情绪,就会默想起古人所说的“双重人格”,也会把自己想象成第二个迪邦,让自己化身成既有创造性又有分析力的迪邦,可是我的一大乐趣。

请读者们不要根据我上面说的这些内容,推测我要讲个神秘故事,或写什么罗曼史。我所描写的这位法国人的所作所为,其实是他的智力过度活跃,甚至有点病态的表现。但是我最好还是举个例

子来说明他一般是怎么行事的。

一天晚上，我俩在皇宫附近一条肮脏的长街散步。因为我俩很显然都在想着事情，所以至少有 15 分钟两个人都未发一语。突然，迪邦打破了沉默，说道：

“他的个子好矮，真的，更适合去杂技场演杂耍。”

“毫无疑问。”我随口回答，居然没有第一时间察觉到他居然说中了我的所思所想（因为我想事情正入神呢）。过了一小会，我回过神来，才不禁吓了一跳。

“迪邦，我真搞不懂你，”我严肃地说道，“我承认自己感到很惊讶，几乎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力了。你怎么会知道我在想……”我故意欲言又止，想试试他是否真的知道我在想什么。

“你在想尚蒂利，”他说，“你干嘛停下不说话呢？你刚才暗自思量，他个子那么矮，不适合演悲剧。”

我刚才的确想着这桩事。尚蒂利本是圣丹尼斯街的一个鞋匠，因为酷爱戏剧，便在克雷比永的悲剧中演了个薛西斯的角色，却因为五短身材被人骂得狗血淋头。

“看在老天份上，告诉我，”我大声嚷嚷，“你是用什么方法——如果真有方法的话——看穿我的心灵的？”事实上，我内心的惊讶比我表现出来的还要强烈。

我的朋友答道：“是那个卖水果的让你觉得鞋匠个子太矮，没法演薛西斯。”

“卖水果的！你又惊到我了，我才不认识什么卖水果的呢。”

“就是 15 分钟前，我们刚走进这条街的时候，那个迎面跑来撞了你的人。”

我现在想起来，我们从 C 街走到现在站的这条街时，确实有个头顶一大筐苹果的水果贩子，差点把我撞个大跟头。可我不明

白，他与尚蒂利有什么关系呢？

迪邦的脸上没有一丝戏谑，他说：“我解释一下，你就会明白了。我们先回溯一下你刚才的思路，从我刚跟你说话开始直到遇见那个卖水果的。你思维的几个要点是尚蒂利、猎户星座、尼古拉斯博士、伊壁鸠鲁、切石块术、街边的石头，最后是卖水果的。”

人们大多都追溯过自己如何产生某个心思，并以此为乐。这种追思的确很有意思，第一次尝试追思这个轨迹时，人们往往会为思维的起点与终点之间是多么地遥远且不连贯而感到惊讶。所以，当我听到这位法国人说出此话时，也吃了不小的一惊。我不禁承认他所言不虚。他继续说道：

“如果我记得没错，我们从C街走过来时在讨论马，这也是我们的最后一个话题。我们走进这条街时，一个卖水果的头顶着大筐，从我们身边匆匆跑过，把你撞到了一堆修缮人行道用的铺道石头上。你踏在一块不太稳的石头上，滑了一下，有点儿崴到脚。你有点生气，嘟囔了几句，回头看了一眼石头，随后默默地前进了。我并没有特别留心你的举动，只不过近来观察事物对我已经必不可少罢了。

“你眼睛一直盯着地面，一脸不快地盯着人行道上的坑洞和不平的地方（这样我就知道你还在想着那块石头），直到我们走进那条叫作拉马丁的小巷，你的脸色才和缓下来。那条小巷是用一种试验性的方法铺的路：石板相互重叠，紧紧固定在一起。我看见你在喃喃自语，就知道你是在咕哝‘切石块术’这个词，它用在这种铺路法上再合适不过了。我知道，既然你说到‘切石块术’，心里就肯定会想到原子，因此也就一定会想到伊壁鸠鲁的理论。因为不久前，我们讨论过这个话题，我曾向你提到过，这位古希腊哲人当初所做的一些模糊猜想后来居然被现世的星体宇宙学证实了，这是多么神

奇,然而大家对此又有多不在意。我觉得这时候你肯定会仰望苍穹,遥瞰猎户座大星云。我当然料到你这次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你确实抬头望天,所以现在我可以肯定自己正确地跟上了你的思路。加之,昨天《博物馆》杂志上登了一篇关于尚蒂利的文章,对那个鞋匠冷嘲热讽,说他穿了戏靴便连本名都不记得了,还用了一些不大光彩的比喻,并引用了一句我们常谈到的拉丁诗,就是这句:‘第一个字母改掉了。’

“我曾告诉你,这句诗说的是猎户座,因为猎户星座的头一个字母从 U 变成了 O。这个解释经常用来讽刺人,所以我认为你是绝不会把它忘掉的。这下就清楚了,你肯定会把猎户座同尚蒂利联系在一起。我看见你嘴角划过一抹微笑,就知道你确实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了。你想起那个倒霉鞋匠只是喜欢演戏,却白费力气,遭人笑话。之前你都一直驼着背,而现在你的身子一下子挺直了,于是我知道你肯定是想到了尚蒂利的矮个子。随后我打断了你的思考,对你说,实际上尚蒂利他个子很矮,到杂技场演杂耍要倒更加合适。”

过了不久,我们俩在读着《论坛报》的晚刊时,有一条消息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离奇的凶杀案——今晨 3 时许,圣罗克区的居民们在睡梦中被一串凄厉的尖叫声惊醒了。尖叫声显然是从莫格街一幢房子的第四层发出的,这幢房子仅有莱斯帕纳耶太太和她的女儿卡米耶·莱斯帕纳耶小姐两名住户。因为群众敲门却无人应答,为防耽搁,最后只好用一根铁棍把门撬开,八九个邻居和两名巡警一同破门而入。此时叫声已经消失。但是当他们登上二楼楼梯时,却又清楚听到楼上传来两三个人愤怒的争吵声。当大家到达第三层的楼梯平台时,争吵声也消失了,唯余一片死寂。大家匆匆散开,

逐间搜查，搜到第四层的一间大卧室时，发现房门反锁。众人撬开房门，里面的场景触目惊心，令人胆战心惊。

房间里乱七八糟，家具被砸坏了，扔得遍地都是。只有一张睡床，床屉也脱离了床架子，被扔到地板中央。一把椅子上放着柄血淋淋的剃刀。壁炉的炉架上有几撮又长又厚的灰发，也溅满了血迹，看着是从头皮上活生生扯下来的。在地板上找到4枚20法郎的金币、一只黄玉耳环、三柄银制的大调羹、三把阿尔及尔的小银勺，还有两个口袋，里面装着4000来枚金法郎。墙角有一个小衣柜，抽屉全部大开，显然有人在里面搜劫过，不过还剩着不少东西。在床屉下发现了一个铁质的小保险柜，也是开着的，钥匙仍挂在柜门上。柜里除了几封旧信和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外，空空如也。

没有发现莱斯帕纳耶太太的踪迹，但是壁炉里却有极多煤烟。大家检查起烟囱——这说着都可怕——结果从烟囱里拽出来的竟是那位女儿——莱斯帕纳耶小姐头朝下的尸体。这具尸体被硬塞进了如此狭窄的烟囱，而且还塞的那么深！尸体尚存余温，经过检查，发现皮肤上有多处刮擦痕，定然是被塞进烟囱时磨伤的。死者的脸上有许多处抓伤，喉部有青黑色瘀痕，还有深深的指甲印，似乎是被扼喉致死。

大家仔细地查遍了房子里每个角落，没有进一步的发现。于是便到房后的一个铺着石板的小院子里去寻找，在地上发现了老太太的尸体。她的喉咙的切口是那么深，当人们想把她扶起来时，脑袋居然和身体分了家。她的身体和头上都伤痕累累，身上的伤尤为严重，几乎不成人形。

我们认为，这桩可怕的谜案至今尚无丝毫线索。

第二天的报纸又对此案进行了后续报道。

莫格街血案,许多与这桩惨案相关的涉案人都已受到传讯(在法国,涉案人的概念不像我们这么严肃)。但是仍然没有任何线索。现将所有重要证词摘录于下。

洗衣妇波莉娜·迪布尔供称,她三年前认识两位死者并一直为她们盥洗衣物。老太太和女儿感情亲密,关系很好。给钱也大方。不清楚她们如何维生。莱斯帕纳耶太太大概是个算命的,据说存了不少钱。去她们家取送衣服时从没遇过别人。她们肯定没有雇用仆人。除了第四层有些家具外,她们家别处的房间都是空的。

烟贩皮埃尔·莫罗供称,他常卖给莱斯帕纳耶太太一点烟叶和鼻烟,已经快四年了。证人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氏,他说死者母女在那幢房子中住了至少六年。以前这房子中住着一位珠宝商,他把楼上的房间转租给了其他的人。这幢房子是莱斯帕纳太太的产业。她不喜欢房客拿房子转租,于是就将房子收回,自己搬了进去,不再招任何租客。老太太很有点孩子气。这六年当中证人见过她的女儿五六次。母女二人深居简出,据说身家很丰厚。证人曾在邻里间听说过老太太是算命的,但是并不相信。除了老太太母女外,他没见过别人出入这幢房子。倒是有个挑夫来过一两两次,还有个医生来过八九次。

其他许多证人和邻居大多反应相仿。没有人常去这幢房子。大家也都不知道莱斯帕纳耶母女在世上是否有什么亲戚。房子正面的百叶窗几乎不开,而后面的百叶窗则永远是关着的。只有四层那间大卧室的窗户时而敞开。房子建得很好,也并非旧房。

巡警伊西多尔·穆塞供称,他是在凌晨3点钟被人叫去那幢房子的,他发现房子门口聚集着二三十个人,想方设法要进门。最后他用刺刀而不是铁棍将门撬开。弄开门很轻松,因为那是双扇门,上边和下边都没有上锁。打开门之前尖叫声一直在持续,开门后却戛然而止。那尖叫声似乎是由一个或几个极为痛苦的人发出的。音量很大,拖得长长的,而不是短促的叫声。证人穆塞领着大家上了楼梯,到达第一个楼梯口时,听见两个人在愤怒地大声争辩,其中一人声音粗哑,另一人声音尖锐,听起来很不对劲。听前者说话像是法国人,肯定不是女人。听得出“天哪”和“魔鬼”两个词。尖嗓子的是个外国人,听不出是男是女,也听不出说的是什么,不过想必是西班牙语。证人对房间和尸体的供词与我们昨天所描述的一致。

邻居亨利·迪瓦尔,职业为银匠。他供称,他是最先一批入房者。他的证词基本上与穆塞的一致。尽管已是深夜时分,外面的人却越聚越多,大家一把门撬开,就立刻关上,以防人们蜂拥而上。证人认为,那个尖嗓门儿的是意大利人,绝不是法国人。不确定是否男人的声音,可能是女的。不太熟悉意大利语,但是根据语调起伏觉得像是意大利语。证人认识莱斯帕纳耶母女,并常同她们俩交谈。他坚信,那个尖嗓门儿的并非两位死者中任何一位。

饭馆老板奥登海默主动作证。他不会说法语,所以得靠翻译来帮忙。他是荷兰阿姆斯特丹人。房子里发出尖叫声时他恰好经过。尖叫声持续了好几分钟,大概有十分钟。尖叫声又长又响,非常痛苦可怕。他也进入了房子。他的证词与迪瓦尔的证词基本相仿,只不过他确信那个尖嗓门儿的是男人,还是个法国人。他没听出来说了什么,因为那个嗓门又大,说得又